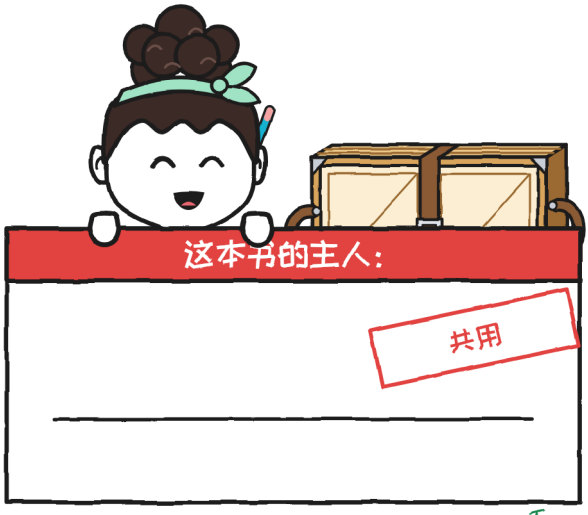


共用。我们都容得下。 —J.

如果你捡到它，请折好还回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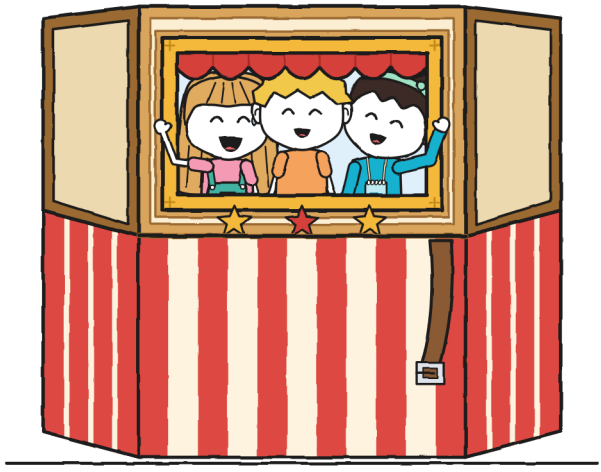


这个印章表示的是只会在故事里发生的事：真的龙并不存在，包裹也不会飞回来。真正的搬运，请翻到最后一页。 —J.

不可能快递 · 6

一个地方，给 三个人

LinguAula



（古尼的笔记本）

尺码 XL · 插图小说 · 13+

不可能快递 · 6
一个地方，给 三个人

系列的第六本书。前面几本：《这个包裹会咬人》《打雷前不要打开》《请退回》《面包屑，别在这儿！》《一个蛋糕，给两个人》。

文字与插图：LinguAula

中文版：LinguAula

尺码 XL · 插图小说 · 13+

第一版：2026

© 2026 LinguAula · info@linguaula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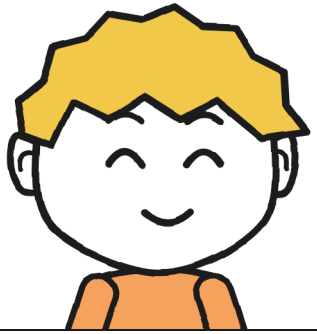
可自由复印，供课堂和家庭使用。

字体：Noto Sans SC、ZCOOL KuaiLe、Ma Shan Zheng、Andika、Patrick Hand、Caveat 和 Courier Prime（SIL OFL 许可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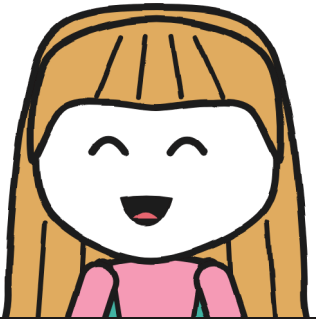
每一章的练习请上
linguaula.com

三个人抬。我已经挑好提手了。 —J.

谁是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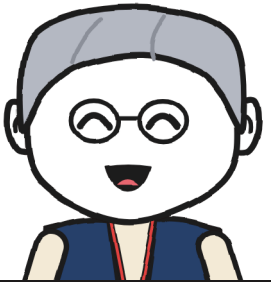
古尼。用厘米量东西。这个星期，他还数着另一样东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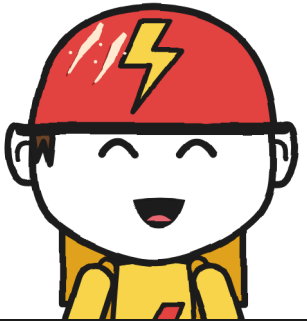
胡莉塔。认得路。要她讲清楚，是另一回事。



诺娅。胡莉塔以前就有的朋友。用步子量东西：步子随身带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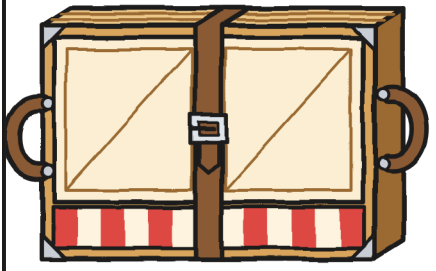
艾琳。管戏剧工作坊。她不说怎么走：她说“停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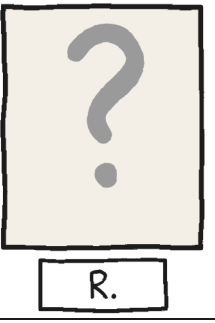
托尼奥。闪电快递的，也是店里的。他计时，不发表意见。几乎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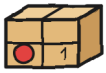
玛拉。把包裹借出去。箱子她不放手。



6号。一个装得进箱子的剧场。要是没人拉住绑带，它想在哪儿打开就在哪儿打开。



R.。寄件人。这一回，在一份清单里留下了一行字。



第1章

为什么要三个人？

5号笔记本的结尾是表盘上的两根指针，我就那样合上了它，没有叫哪一根让开。写完的笔记本就停在你合上它的样子。这是它们的好处：再也没有人能跟它们争了。

6号是橙色的。像橘子那样的橙色，要是你不着急，能一下剥完整的那种，一角也盖着店里的印章。玛拉把它放在柜台上，挨着那本粉色的，就去里间整理几个本来就已经整理好的箱子。玛拉从不把笔记本递给你：她把它放在你会看见的地方。

第一页，我有个传统。给2号，我写的是“正式”；给3号，“秘密”；给4号，“最终”；给5号，“安静”。四个带锁的词，四个都是胡莉塔比谁都先读到的，包括我。这一回，我找了一个已经把这件事算在内的词。

最上面，我写下“送货笔记本 6 · 古尼的”，这是该写的。下面，只有一个词：

共用。

我还留了半页空着，以防万一。我不知道是以防什么万一。很快我就知道了：它连一分钟都没空着。

胡莉塔在柜台另一边。她没向我要笔记本；她用一根手指把它拉了过去，拔开绿色记号笔的笔帽，在那半页上写了起来，字大得一直写到页边，她想了想，又顺着页边写了下去。然后她盖上笔帽，一脸“不是我干的”，这种表情，在那家店里已经是人人都有的了。

第一页，我用我的字共用了。—J.

我量了一下它占了多少：整个下半页。我的词，连同我给它留的所有空气，占了上半页。两半。我觉得这是个很合理的分法。



老规矩，给没读过前几本笔记本就翻到这里的人：这家店叫不可能快递，是玛拉开的。玛拉是女巫，戴着紫色的帽子，她有一枚印章，盖下去的时候会迸出带着熄灭蜡烛味的火花。左边的架子上，她放着退件，也就是没有人送得出去的包裹，全是R.寄的。如果收件的人不用擦不掉的墨水在标签上签字，天一亮，包裹就会飞回它的架子。原来有二十个。胡莉塔和我已经送出了五个：一颗龙蛋，几颗长腿的种子，一个小铃铛，一套到达装备，还有给艾利亚面包店的一个架子。墙上，用绿色的字，写着“还剩15”。托尼奥，闪电快递的，在一只倒扣的箱子上有他的位置，挨着凳子。暂时的。

星期一，就是艾利亚留字条的第二天，我放学后直接去了店里。胡莉塔在柜台后面等我，手里拿着一个信封。它不是绿的，也不是蓝的，这是我认识的两种信封的颜色。它是青绿色的，而且没拆开。她用两根手指捏着一个角，像是烫手。

“是邮递员送来的。上面写着‘致不可能快递店’。我没拆，已经有一阵子了。”

“多久？”

“二十八分钟，”托尼奥在他的箱子上看着表说，“街区纪录。”

他在店里也戴着头盔，上面有两道爪痕似的小杠，表戴在袖子外面，免得花时间去卷袖子。

我了解胡莉塔。一个封着的信封在她手里，只能撑到她找到封舌为止。二十八分钟不是耐心。是别的什么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

不是我的。不是我的信封，沉三倍。 —J.

玛拉用一个指甲把它拆开，没有多撕一点纸。信的字迹清楚，是大人的字，那种写到行尾也不会歪的字：

“我是艾琳，社区活动中心戏剧工作坊的负责人。更新清单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行字：‘折叠小剧场：待接收。’请问贵店有吗？31号星期六是街区挑战赛。如果小剧场能折好送到我们的院

子，由一支三个人的队伍抬来，我当场就签收。诺娅的队里有三个人的地方，眼下只有她一个。”

下面，是另一种笔迹，小而直，青绿色的：

“胡莉塔：是我！我现在在搞戏剧。带个人来，懂包裹的。—诺娅”

胡莉塔读到签名，嘴角一边翘了起来，只翘一边，就像想起了一件不打算讲的事。她轻轻地说了声“诺娅”，像说起一条走过上千遍的街的名字。

“一个人，懂包裹的。”那说的是我。“懂包裹”这几个字，我喜欢。“一个人”，就不那么喜欢了。



五点钟，她们俩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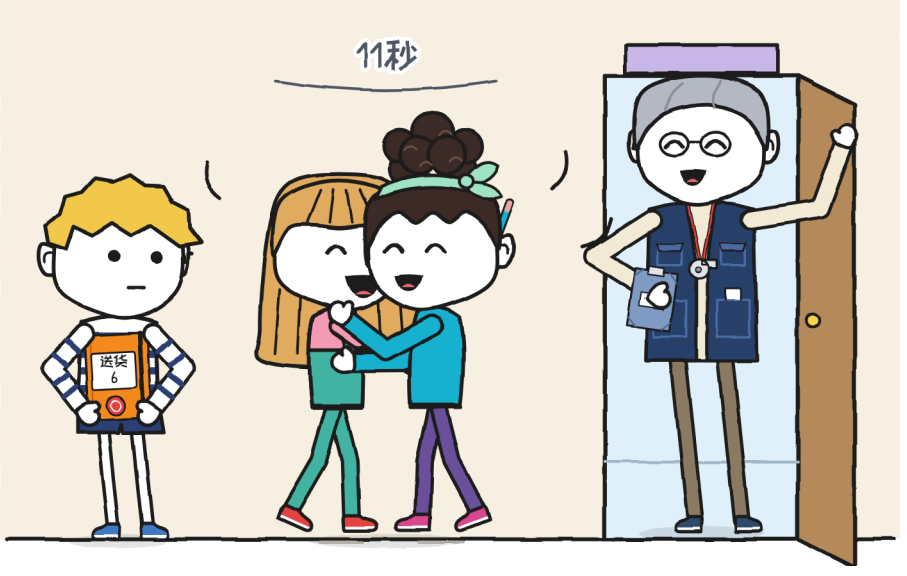
艾琳带着一个文件夹，一件藏青色、满是口袋的马甲，脖子上挂着一只哨子。她留着灰色的短发，戴着一副圆眼镜，戴着它一格架子一格架子地把店看了一遍，像是没人要求，却在做清点的人。诺娅的脖子上用绳子挂着一本小本子，耳后夹着一支青绿色铅笔。头发在头顶挽成一个卷发的发髻，用薄荷绿的头巾扎着；毛衣是青绿色的，和信封一样。她身上的一切，看上去都放在了该放的地方，免得去找。

胡莉塔没有掀开柜台的小门，从下面钻了出来，她们抱在了一起。她们抱了好久，久到我来得及量一量：十一秒。我站在一边，手里拿着笔记本。笔记本也有这个用处：让手里有点东西。

“这是古尼，”胡莉塔说，“他懂包裹。”

“你好，懂包裹的古尼，”诺娅说。她把我的名字记在了她的小本子上。

她把它完整地记了下来，连同她刚给我起的那个“姓”。从我站的地方，我看到我是那页纸上的第二行。第一行写着“胡莉塔”，下面有一道线，就像那些已经做完的事。



玛拉踩上蓝色小凳，从架子上取下6号。一个箱子，跟所有的箱子一样，不大也不小。标签上有五行打印的字：6号。院子工作

坊。从两道门进入。折好再送。最下面，照旧：寄件人：R.。四周，是九个“退件”印章。

“九个印章，”胡莉塔说。

“‘两道门’，”诺娅念道，“哪两道门？”

艾琳不知道。玛拉也不知道。我在后面画了一个问号，这是我不知道什么、又想让人知道我注意到了的时候会做的事。

“我送过九回，”玛拉说，“星期一，缝纫组给我开门。星期三，合唱团。星期五，象棋组。‘工作坊？不是这儿。’没有人肯为一个工作坊签收。”

我一边听她说一边画，分成三格：玛拉，夹着箱子，站在同一扇门前，门里轮流出现一根带线的针、一个音符和一匹象棋的马，马什么也没说，因为下象棋的人是不出声的。下面，是箱子在天亮时从店窗飞回来。九次。

“戏剧是在院子里排练的，”艾琳说，“而院子里没有门铃。”

她打开文件夹，给玛拉看一张盖着中心印章的纸。玛拉把鼻子凑得很近去读，这是她要认真对待一件事时读东西的方式。

“现在它已经登记了：‘戏剧工作坊。负责人：艾琳。’工作坊现在有人签字了。”

“现在有人签收了，玛拉为什么不像送艾利亚的架子那样，装在她的箱子里送去呢？”胡莉塔问。

“装在我的箱子里，我送过九回了，”玛拉说，“现在条件由收的人来定。”

“折叠小剧场是用来带到各个广场去的，”艾琳说，“我得看到我的孩子们能在街上搬得动它。要是搬不动，对我就没用。对我没用的东西，我不签。”

“这话我在一家面包店听过，”玛拉说。

读了那封信以后，我就有一个问题，我在它用完之前问了出来。

“那为什么要三个人？”

我是认真问的。一捆东西，两个提手；两个人，一人一个提手。我用手指数过，数出来是两个。

没有人笑。艾琳从眼镜上方看了我一眼，像看一块比想象中更合得上的拼块。

“好问题。星期二，在院子里，由你们来回答我。”

玛拉翻开她的册子，记下了她的条件。玛拉的条件总是一只手就数得完；我用我的手数了，还剩了一个大拇指：

- 6号：借来排练。
- 和艾琳或我一起出门。
- 折好送回。
- 在这儿过夜。

标签留在箱子上，箱子留在玛拉那儿。

如果它睡在自己的架子上，天亮时就没有地方可回了。
它还停在九个印章上。我问过了。 —J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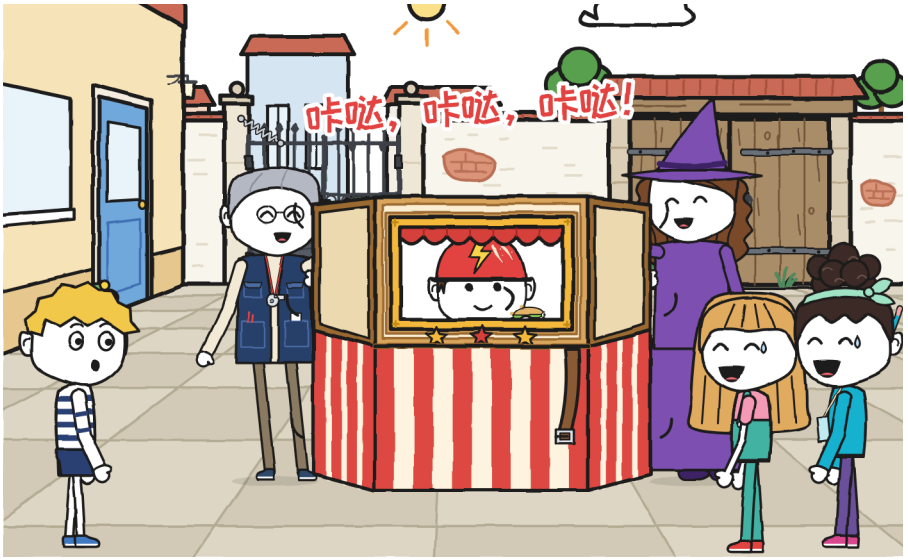
星期二，我们去了社区活动中心的院子。从人行道进去，要过一扇刷了好多层漆的铁栅门，它会自己关上：你一松手，它就慢慢地回来，咔的一声合上，像一只没人吩咐就坐下的狗。

玛拉把箱子放在地上，松开盖子。一出来，小剧场就长大了，就像艾利亚的架子。我已经不害怕了：我掏出卷尺。

合上的时候，它是一捆扁扁的木板和布做的板子，每边一个提手，一条绑带穿过一个有三个孔的搭扣。一米乘七十厘米，侧着放，厚一拃。栅栏门，开着一扇门扇，九十厘米。侧着放，它过得了栅栏门。那是容易的部分。

动手之前，艾琳想先看看它是不是齐全的。她松开绑带，把那一大捆转了个身。板子凭自己的重量自己打开了，一块接一块：咔哒，咔哒，咔哒。一个三面墙的舞台，一幅短幕布，后面那块板上有一扇带框的窗。

从窗口能看见托尼奥，他拿着一个三明治从人行道上走过。他嘴里塞得满满的。没法打招呼。他停了一会儿，被框在里面，戴着头盔，一边腮帮子比另一边鼓，像一幅在吃饭的时候画的大人物肖像。



“是齐全的，”艾琳说，“工作坊的规矩：手要放在提手上。合页那儿，绝对不行。转弯的时候，要有人拉住绑带。”

我原样记了下来。

艾琳和玛拉把它折起来，扣好了绑带。

“我们来试，”胡莉塔说。诺娅已经站在另一个提手旁边了。

她们没有互相看一眼来决定。甚至没有说出口：各人走到自己那一边，就像走到平时坐的椅子旁。

她们数到三，把它抬了起来。抬得动。她们绕院子走了一圈，慢慢地，胳膊肘微微张开，小剧场在两个人中间一点也不晃，像端得很稳的托盘。她们走到了栅栏门。栅栏门是关着的。

胡莉塔看着它。诺娅看着它。她们有四只手，四只手都占着。

我在两米外，两只手空着，还有一个笔记本。

艾琳在后面，文件夹抱在胸前，什么也没说。没说“帮帮她们”，也没说“你来”。

我用后背顶住了栅栏门。她们过去了。艾琳在文件夹里记了点什么。



那天下午，我发明了这本笔记本里的仪器。它是我这些年发明的第五个，排在颤抖计、红色计、这里计和噪音计后面，也是第一个量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好几个人同时的。我管它叫三人计，“每一段路，谁做什么”。每一段一行，三个格子，每个格子有一个小图：

- 抬：两只手握两个提手。
- 指路：说从哪儿走、什么时候。
- 开路：门、路沿、人。

第一行，“院子，第一次尝试”，我写了“胡莉塔和诺娅”，“胡莉塔和诺娅”，还有一个空格子。第二行，“院子，第二次尝试”，也一样，但在第三个格子里我写了“古尼”。

两个名字重复，一个格子空着：不能通过。格子填满了，就能通过。我有了答案给艾琳，而且是我自己的。

我还记下了另一件更小的事：“栅栏门，一块石头也能顶住。”

我写它的时候，铅笔几乎没用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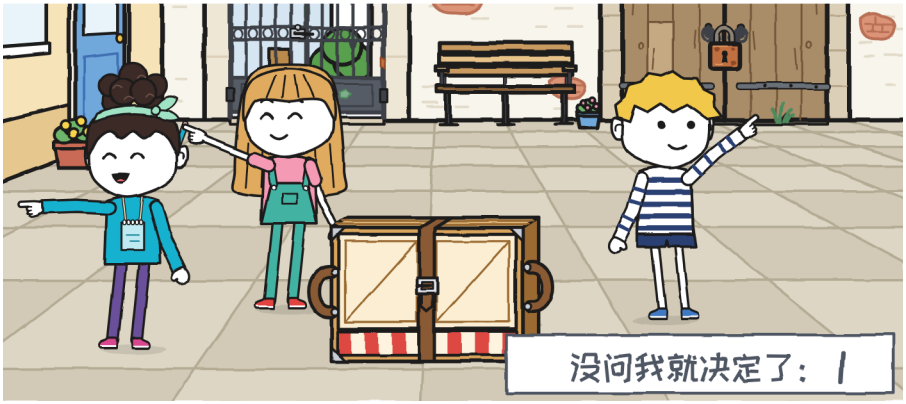
还得弄懂那张标签。

“两道门，就是栅栏门的两扇门，”胡莉塔说。

“得把两扇都打开，”诺娅说。

“我们可以先从外面量一量围墙，”我说。

我们三个同时指了出去。胡莉塔指栅栏门。诺娅指工作坊的房间。我指街道。



“回头再说，”她们俩说。

她们同时说，用同一个调子，像是排练过的。大概真的排练过。排练了很多年。

我一个人去了。我从栅栏门出去，它在我身后咔的一声合上，然后我绕着围墙走了一圈，用卷尺一段一段地量，把每个数字记在垫在膝盖上的笔记本里。围墙很长，朝着一条有静水气味的小巷。就在那儿，拐角处，我发现了一样东西。

我匆匆回来，脑子里装着那样东西，卷尺还没收，在人行道上拖着一米黄色。我进去的时候，胡莉塔和诺娅正在笑一件我来这个街区以前发生的事。她们用肩膀笑，不出声，诺娅碰着胡莉塔的胳膊让她停下，胡莉塔停不下来。

我张开了嘴。

“已经定了，古尼，”胡莉塔说，“就是两扇门。”

在页面下角，小小的，用铅笔，我写下：没问我就决定了。旁边，一道小杠。我是张着嘴写下它的。

我闭上了嘴。也合上了笔记本。

那道小杠，我两天以后才看到。是我的。—J.

一个故事，六种尺码

这本书有六种尺码，适合3到16岁，还有20多种语言。XXS、XS、S、M、L一页一页地讲这个故事，用的是同样的插图，细节一次比一次丰富；XL是小说：还是同一个故事，只是多了地方，留给古尼心里想了却没说出口的一切。

各级别参照CEFR，仅供参考。XXS：pre-A1 · XS：A1 · S：A2 · M：B1 · L：B2 · XL：B2–C1。

各人穿各人的尺码。同一个小剧场。 —J.

给家长和老师

每一章的练习请上 linguaula.com （含L码的练习）